

采访李葆华

如 歌岁月 □臧满

202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100华诞即将来临,2001年,建党80周年前夕,我曾专程进京采访过李葆华。当年他已有九十有二。如今,20年过去,当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恍如昨日……

为安徽人民熟悉和久违的李葆华,是党的创始人李大钊长子,上世纪60年代曾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老实说,采访李葆华前我忐忑不安:

一怕李老年事高、记忆衰,父亲生前往事难以记起;二怕李老语速慢、耳朵聋,采访时间不够用(约定只有一个半小时采访时间);三怕主题大,任务重(为庆祝建党80周年组稿);拟定采访内容完不成。岂料,一经交谈,我悬着的心放了下来。久病初愈的李葆华不仅耳不聋、语速不慢,且思路清晰,记忆过人。

李老说,父亲祖籍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青年时期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与校友陈独秀在那里最早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启蒙。回国后任北大教授、图书馆主任。十月革命成功后,父亲相继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为中国共产党成立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1920年2月,父亲护送刚出狱的陈独秀离京南下时,途中计划组建中国共产党。陈独秀着手建党时,首先征求父亲对党派名称的意见,并相约各自负责南北建党工作。

众所周知,父亲和陈独秀因故未能出席党的“一大”,但“南陈北李”被公认为中国共产党两位最主要的创始人。

“您还记得李大钊烈士是什么时候被捕的吗?”我问。“当然记得。1927年4月5日,张作霖突派三四百名警

察、宪兵,包围苏联大使馆,抓走了正在伏案疾书的父亲。4月28日,敬爱的父亲与19名革命者同赴刑场,时尚不满38岁。父亲第一个走向绞架,敌人视他为‘罪魁祸首’,施刑中故意拖延40分钟,而其余人只用20分钟……”说到这里,李老硬咽着,说不下去……阳光斜洒在他脸上,给人一种欲泪的感觉。

“父亲被捕那天,读中学的我随学校去郊游。为躲避敌人迫害,父亲的朋友,孔德学校负责人沈士远先生将我隐匿在其弟北京大学教授沈尹默家,后来转至周作人家隐藏。”

真想不到,穿过70年时光的隧道,那些当年冒着生命的危险在白色恐怖环境中保护过他的恩人,李葆华仍铭记在心,姓名甚谁,一念来,准确无误如数家珍。一个年逾九旬的老人,竟有如此过人记忆。看来,采访前的我是“杞人忧天”了。

在采访中,李老不疾不徐的谈吐,让我从中领略了老一辈革命家淡泊功名、唯真求实的崇高品质。当叙述到李大钊烈士牺牲,处刑时,老人悲痛至极,半晌无语,我赶忙岔开话题:“父亲英勇牺牲后,是不是更加激励着你投身革命事业?”

“不是更加,就是继续革命呗。”李老纠正道。后来,在谈及烈士的后代时,我告诉李葆华他的次子李宏塔在我省任民政厅厅长,群众口碑很好,每天骑自行车上班,至今还住在省委50平米的老房子里。李老又赶忙纠正道:“不对,听说现在已分到新房了。”老人两次看似不经意的更正,让我感到深深的自责,我为自己采访中流露的浮夸虚化的

作风而羞愧。

身为后学,李葆华一丝不苟,严谨治学的态度更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采访结束时,我按报社拟定的内容,请李葆华为本报题字,当写到徽字时,李老指着我先拟好词条的“徽”字说:“这个字我看不清。”我便写了一个大大的“徽”。写完后他让秘书给他另拿张宣纸,又写了一张。据秘书说,这是李老的一贯作风,无论给谁题字,他都先试写一张。在写第二张时,我突然想起“安徽工人日报”的“徽”是“山”字头上下结构,而我写给李老的“徽”是左中右结构的“徽”两种写法,究竟孰对孰错,还是都不为错?你别说,我还真的是一时糊涂呢。转念想:按照公开发表的“安徽工人日报”的上下结构准没错吧。李老沉吟片刻道:“别慌,咱请教一下字典。”说着,他吃力地从板凳上站起来,步履蹒跚地挪到书桌旁,伸出微微颤抖的手,找出一本字典仔细地查阅,当发现字典里的“徽”字是左中右结构时,李老放心地笑着说:“其实,这个字两种写法都不为错,但为保险起见,咱们还是照着字典写,准确度高点吧。”

我站在他身旁,望着他枯瘦的手吃力地托着那本厚重的字典,一种深层的感动哽咽心头,久难释怀……一字之师,不仅让我领教了李葆华治学的严谨,也让我感受到了李葆华为人之文的笃诚风范。

今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到来之际,李葆华同志离开我们整整16个年头。可20年前那短短一个半小时的采访经历,却给我留下了受用终生的宝贵财富,那是我这辈子听过的最生动的一堂党课教育。

八月桂花遍地开

红色印记

吉太耘

4月12日上午,天高云淡,阳光灿烂,地处大别山区的金寨县革命烈士陵园里,松柏苍翠,绿树葱郁,春花盛开,我和马鞍山市关工委的同志参观了金寨县革命博物馆之后,来到金寨县红军广场,瞻仰巍峨耸立的革命烈士塔。

“八月桂花遍地开,鲜红的旗帜竖起来……”突然,一首嘹亮的经典老歌飘进红军广场。我们循声望去,一支上百人的红领巾队伍,在鲜红的少先队队旗的引领下,迈着整齐的步伐走来。

清脆的童音、高昂的歌声,把我们带到90多年前共产党带领人民群众打江山的年代。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一批皖西籍共产党员就来到金寨、六安、霍山、寿县开展革命活动,播撒革命的火种。1929年春夏之交,中共商罗麻特别区委在金寨县墨园高氏祠堂、南溪街、丁家埠等地,领导了著名的“立夏节起义”。很快,一个个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应运而生。过去当牛做马的皖西农民,如今成了真正

的主人。1929年农历8月下旬,正是桂花飘香的季节。金寨县佛堂岭模范小学的校长、共产党员罗银青,在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忙碌了一天,心潮滚滚,夜不能寐。他坐在幽幽的灯笼灯下奋笔疾书,一口气写下5段歌词。第二天,他又与村民一起,为歌词配上当地流行的“八段锦”乐曲。几天后,这首题为“八月桂花遍地开”的红色歌曲,就在皖西各地的苏维埃大会上唱响。它唱出了翻身农民的喜悦,唱出了皖西人民跟着共产党打江山的决心。解放后的1964年,随着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演出和电影播放,它唱遍了全中国。

唱着这首经典老歌,我们仿佛回到了当年皖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打土豪、分田地,喜气洋洋种田忙的年代。1930年3月,中共六安中心县委颁布了第一部土地革命政策法规,紧接着皖西五县土地革命政策法规相继出台,翻身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耕耘播种,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当年粮食收成增加了3成,从而改变了那种“白日忙,夜里忙,稻米送进地主仓;镰刀上墙家断粮,吃糠咽菜去逃荒”的悲惨命运。

唱着这首经典老歌,我们仿佛看到了当年的皖西子弟踊跃报名当红军的火热场面。当年的皖西地区建立的军、师级主力红军队伍就有19支,加上各地的红军游击队,红军总规模达10万之众,另有赤卫队等红色地方武装数万人。皖西地区的金寨县走出了59位开国将军、六安县走出了34位开国将军,成为新中国著名的两大将军县。

唱着这首经典老歌,我们对皖西红军子弟跟着共产党闹革命的英勇壮举充满了无限的崇敬。在十年土地革命战争中,仅有200余万人的皖西地区,就有近30万人革命英勇牺牲,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金寨县时所说“一寸山河一寸血,一抔热土一抔魂”。参与领导“立夏节起义”的金寨县人、中共党员詹谷堂,在战斗中负伤被捕,受尽了各种酷刑,仍然坚守党和红军的秘密。疯狂的敌人最后问他:“只要你说出这里有多少共产党员,立马就放了你,你说不说?”遍体鳞伤的詹谷堂用低沉而坚定的语调回答:“多得很,天上有多少星星,地上就有多少共产党员。”无计可施的敌人最终杀害了这位皖西人民的英雄。

如今,《八月桂花遍地开》成为金寨县的县歌。听着这首红色经典老歌,仰望高耸耸立的革命烈士塔,我们心潮澎湃,深深怀念在这片土地上为人民打江山而英勇献身的红军指战员。

“八月桂花遍地开,鲜红的旗帜竖起来……”又有一支红领巾队伍高唱着《八月桂花遍地开》向我们走来,清脆嘹亮的童音在红军广场久久回荡。

胡书记

心香一瓣

章小兵

人老了,喜欢怀旧,尤其是当年的老同事聚在一起时候,话就像常青藤,扯不断。

当年,老藕还是小藕,恰逢全国开展林业“三定”工作,所谓“三定”就是稳定山林权林权、划定自留山、确定林业生产责任制。因为这件事涉及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全县从县委书记到普通干部,都参与工作队深入到基层搞“三定”。小藕听说与胡书记分到一个小组,心中窃喜,这次到基层深山,可有车子坐了。当时,县委有一辆旧吉普车,他想,胡书记下乡肯定做吉普车去。就在他得意的时候,胡书记吩咐说:“你赶紧到汽车站,买两张明早6点半到西华的车票。”小藕匆忙赶到汽车站,找到站长说,明天胡书记要到西华下乡,能不能买一张靠前点的车票。当时,客车副驾驶算是尊座了,站长就把副驾驶的那张票给了小藕。第二天乘车时,胡书记看到自己的票是最前面的副驾驶,说什么也不肯坐,最后,把票让给一位来县城看病回家的山里老大哥。

小叶见老藕说起胡书记,当年曾是小叶的他,还在东堡林业站工作,他说,有天接到上面的电话,让他陪县里的一位同志检查林业工作。当时,不像现在电视报纸这样普及,县委书记只听说过,却未见过。小叶从汽车站接到这位50多岁的老同志,陪他山前林后跑一上午。老同志喜欢问,他逢问必答。到了中午,老同志掏出钱和粮票,让他到公社食堂给他买份饭菜。吃过中饭后,老同志说:“你把公社书记请来,我要开个会!”这位老同志还认识公社书记?小叶带着狐疑,请来了公社书记。公社书记看到坐在饭桌上吃饭的老同志,赶忙跑过来:“胡书记!您来了!”小叶这才知道,自己陪同大半天的老同志,原是县委书记。

坐在一旁静静听着的老罗,被他俩的故事感染了,等到他们说完,这位当年团县委书记的小罗也打开话匣子。胡书记调走那天,他看见没有什么东西可搬,一网兜书籍,一只白铁打的平时装锅巴的小桶。胡书记喜欢下乡,全县当时188个村他都跑遍了。他常常下乡回来晚,食堂过了饭点,为此,他买些锅巴放在铁桶中,饿了,泡几块锅巴,就着辣椒酱,凑合一餐。

听三个人说的故事,我以为是小说的桥段,哪知,他三人却严肃地告诉我:这是真的,胡书记,他的真名叫胡世友!当书记之前曾做过木匠。

人间白昼长

花开花落

杨金坤

在二十四节气中,我颇喜欢夏至,究其原因,可能与我幼年的一件趣事有关。

幼年时的一个夏至,中午12点钟左右,父亲在老屋的小院中,竖起一根竹竿,并让我站在竹竿旁边。神奇的一幕出现了,阳光下,竹竿和我的影子越来越短,并慢慢消失。父亲告诉我:“古书说‘日长之至,日影短至。至者,极也,故曰夏至’,这是因为太阳直射的缘故。孩子,请记住,夏至这天,人间白昼长。”当时,我还不明白父亲话中的道理,但牢牢记住一句话:夏至,人间白昼长。

青年时期,我参加工作后,每年夏至只要赶上周六或周日,我都会回家陪父母一天。如果不是周六或周日,我也会在下午下班后,匆匆赶回离我工作的县城20多里的老家,陪伴父母。父亲曾劝我:“孩子,夏

至又不是重要节日,如果不是周六或周日的,别来回跑了。”“您不是告诉我,夏至这天,人间白昼长吗,我要把白昼最长的一天,用来陪伴您们。”我笑答。

中年以后,我唯一的女儿上初中、高中、大学,一路前行,望着女儿越走越远的身影,我多次想起龙应台《目送》里的文字:“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女儿在家时,我总放下一切事情,陪伴女儿。家乡有“冬至饺子夏至面”的习俗,夏至这天,我亲自下厨,为女儿展示自己的厨艺,做一款可口的夏至面犒劳女儿。有时候,女儿过意不去,说道:“爸爸,您不用特意陪我。”我说:“爸爸希望你在我身边时,天天是夏至。”女儿问:“为什么?”“因为,夏至这天,人间白昼长。”我答。

现在,我58岁了。父母早已去世,女儿也出嫁了。我把全部的爱,都放到老伴的身上。每年夏至,我都会陪老伴,听蝉鸣、赏荷花、看茉莉。我还会在夏至这天,备好炒茄丝、炒西胡丝、炒韭菜、煎鸡蛋等炒菜及黄瓜丝、酱瓜等小菜。老伴端着亲自擀的过水面,问:“怎对我这么好?”我说:“夏至是一年中夜最短、昼最长的一天,我爱你也天长地久。”老伴听完眼睛湿润了。

一年一夏至,人生及其短暂,时光一去不回头,唯愿人间白昼长。



和谐共生 邓海燕/摄

宗春秋
职工 韦开龙(中国劳模协会会员)

那年仲夏,年迈的父亲突患重病住院。护理期间,为防不测,我抽空在家里清理父亲的个人用品,意外地翻看到他十几本厚厚的工作日志簿。

全国解放后,父亲22岁从专科学校毕业,主动要求去老区水利局当技术员。由于专业理论学得扎实,工作热情高,很快得到上级和老同事的认可,第二年他入了党,当上技术股长。随后在实际工作中,他显示出很强的领导和组织能力,不到37岁,成为全县最年轻的局长。

父亲的职业履历在其工作日志有记载。每本日志簿扉页上都写有“牢记使命,对党忠诚”这八个大字。父亲读书时练就一手好字,早期的日志写得行云流水,十分详尽,几乎涵盖了日常工作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由于担负着领导职责,他考虑多是单位的发展大局,以设问句式起头,分列出具体的解决方案和设想,最后再用结果“填空”。譬如,计划在某个年份再建一座中小型水库和配套的引水渡槽,预期新水库能发多少电、养多少鱼;渡槽的引水概量,能灌溉多少亩田,建设周期要多久,从哪儿筹措资金,将动用多少机械和劳力,又如何保证工程质量,力免风险和事故的发生。一项项惠民工程,父亲把它们看成是养育的孩子,环环相扣,事必躬亲。我从中看出一名领导干部对水利事

业追求完美的情怀。

父亲抓大放小,日志里也记载着他所操心的下属生活和工作中的琐事,譬如,哪几个部门的负责人闹矛盾,妨碍整体工作推进,需分头谈心、消除隔阂,以形成合力;又得建一栋宿舍楼,解决职工住房拥挤的问题,制定出公平合理的分房标准,优先照顾困难和有突出贡献的职工;搞些符合政策的三产,设水产品经营部网点来创收,提高职工待遇,解决子女就业;甚至还敦促工会开展文娱活动,活跃工作氛围,以凝聚全体职工对单位的向心力。

我流泪看了父亲临退休和退休后的日志。面临交接期,父亲心里清楚,时间急迫,把预期能完成的事做成本志,

力争在任内解决;如未遂愿,就跟继任者提个醒。虽然他对党的忠诚是无限的,但个人的职业生涯和精力毕竟有限。真正退下来,自己顶多当个顾问,人微言轻,好的建议不知人家能否听进去。字里行间透出他的喜悦、担忧、焦虑和期许,五味杂陈。

再后来,父亲的身体不济,各种机能下降,眼花手抖,日志里的字越写越大,有时只言片语,浓缩成一片对党的忠诚和对人民的满腔热忱。父亲始终写信,我们伟大的党带领一代又一代的人民群众,定能战胜前进路上的各种艰难险阻,实现壮美的中国梦。

父亲的工作日志

况味人生

刘卫

